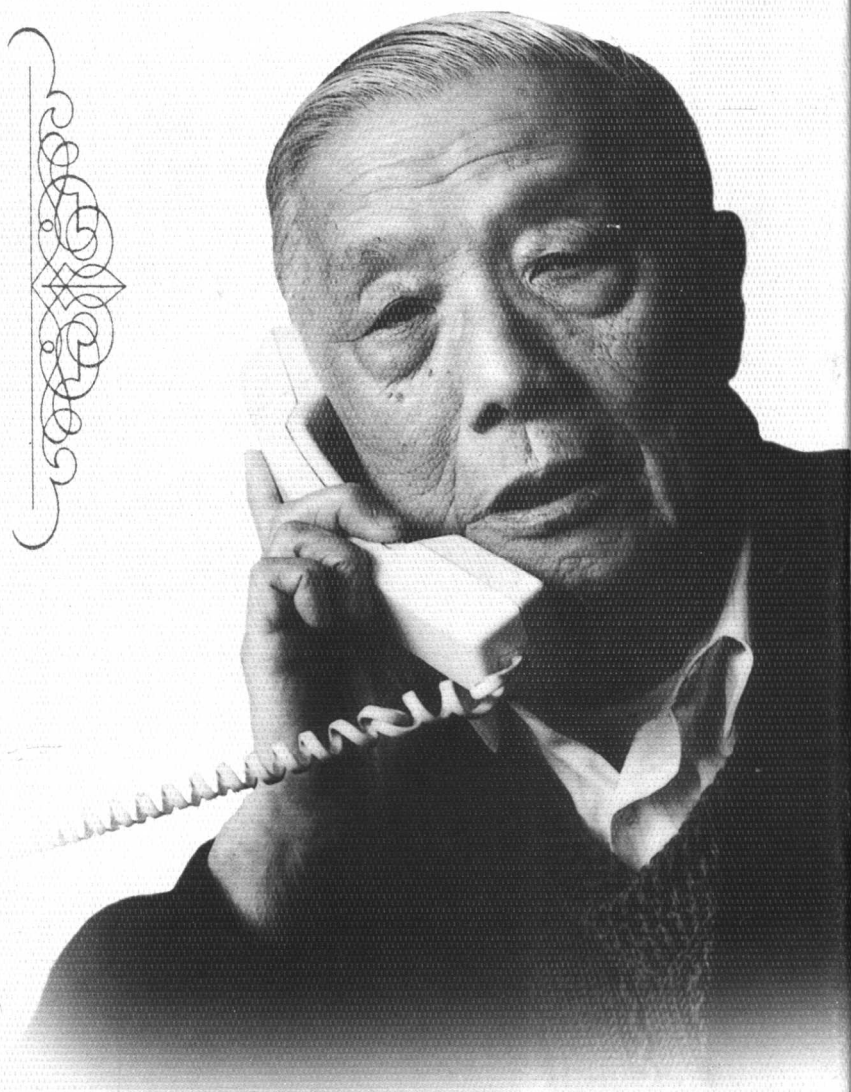


舒芜集



第四
五卷

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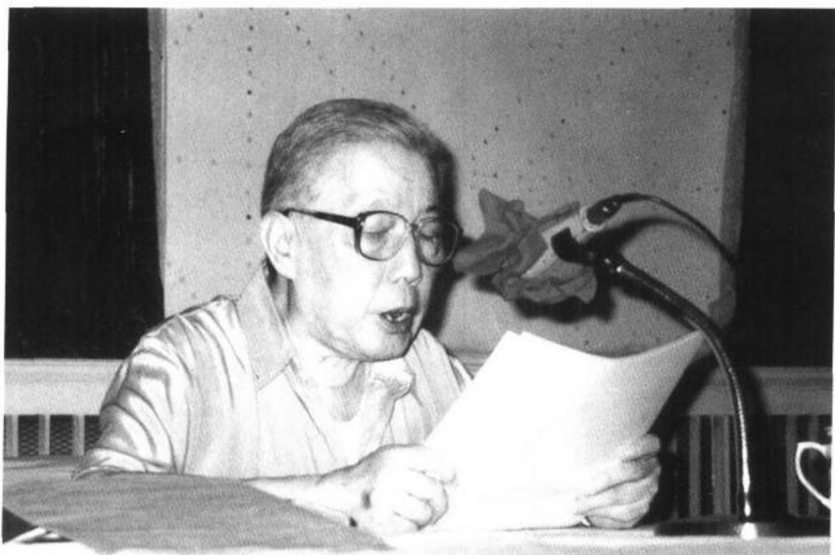
舒 芜 集

第四 五卷

1982年10月聂绀弩
(左)与作者合摄于北京
劲松小区聂绀弩寓。



1998年12月21日作者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出院返家，与朱正
(左，《鲁迅传略》作者)合影。



1993年7月12日作者在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办的“妇女：发展与职业”研讨班上宣读论文。



舒芜编录的《女性的发现——知堂妇女论类抄》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，与责任编辑和封面设计者合影。

目 录

第 四 卷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[3] | 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 |
| [17] | 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 |
| [35] | 母性的颂歌
——鲁迅妇女观略说 |
| [52] | 鲁迅在城市中战斗 |
| [58] | “隐晦曲折”辨 |
| [64] | “牛棚”读书小忆 |
| [68] | “鲁迅杀头”诗话 |
| [71] | “同坐席”与“各有道”
——《桐城古今》序 |
| [76] | 忘掉“永久性” |
| [79] | 鲁迅并未大发脾气 |
| [82] | 鲁迅批评《四库全书》的根据 |
| [88] | 鲁迅参加过语丝社的聚会么？ |

- [90] 鲁迅赞美过《人间何世?》么
- [94] 鲁迅“棒喝”过吴宓么?
- [98] 不可这样立论
- [102] 鲁迅与八千麻袋
- [106] 想象之笔莫轻纵
- [109] 鲁迅研究中的科学考证
——读朱正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
- [112] 《阿 Q 正传》的诞生地
[附] 挪用晋款修复鲁宅议 (邵燕祥)
- [118] 这里该夷为平地么
[附一] 呜呼,八道湾 (邵燕祥)
[附二] 1996 年 3 月 2 日《文汇报读书
周报》专讯
- [124] 发聩振聩之声
- [128] 答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》问
- [130] 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(提纲)
- [164] 不轻信权威引据
- [167] 复述准确不易
- [176] 转引的材料未可忽视
- [179] 材料不足时叙述最要审慎
- [182] 知行难易问题岂是“小节”?
- [186] 两个“周冠胡戴”
- [189] 男女交际 欧风美雨

——读《胡适书信集》

- [195] 胡适的认错
 - [198] 胡适拒任“府委”的经过
 - [222] 佳人空谷意 烈士暮年心
- 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

第五卷

- [239] 吹毛求疵录
- [252] “祖国”与“情郎”
- [254] 谈“妇言”
- [257] 邓肯女士与中国
- [260] 关于几个女人的是是非非
- [269] “女作家”
- [272] “男挑女”和“女挑男”
- [274] 请照《女四书》的镜子
- [276] 朝云墓前偶感
- [279] “伤心岂独息夫人？”
- [286] 明长陵感怀与清昭陵补怀
- [292] 关于女性意识和政治、社会意识的思考
- [303] “五四”尚未成功，妇女仍需努力
- [306] 女子题壁诗词
- [309] “父仇”与“父恩”

-
- [312] 乱离最苦是朱颜
[316] 潘金莲
[319] 理解与代言
[322] 秦可卿和拉拉
[325] 蔡元培的两次说媒
[331] 文明女性的一側影
[336] 木兰的悲剧
[339] 男借女尸还魂
[346] 古中国的妇女的命运
[359] 礼教吃人论补
[362] 谈海瑞杀女
[365] 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 Q
[369] 毁塔者的声音
——聂绀弩妇女观略说
[404] 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
[410] 御妻之威与事夫之礼
[414] 温知堂，看《废都》
[421] “香草美人”的奥秘
[431] 女声与男声
[435] 重读《浮生六记》
[441] “男性心理”的文野
[446] 看看这个标本
[452] 干女儿女弟子之类

-
- [455] 不仅是封建的账
[466] 也该有“大女人散文”
[469] “天癸”何物
[472] 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
[479] 从“俊卿兄”到“闻氏”
[483] 辱与死
[487] 宽容的苛酷
[490] 中西女劫通观
[494] 可污不可污
[498] 扈三娘的教训
[502] “这个不是亲丈夫”
[505] 关于“父性的女权主义”
[514] 潘金莲与吊睛白额虎
[517] “嗜幼”的歌颂
[520] 定庵诗中儇薄语
[523] 重唤夏娃
[527] 性学，我们古已有之么？
[532] 新乡长的旧禁忌
[535] 女难多门
[539] “奸人妻女”质疑
[542] 定庵逢场作戏？
[545] 诲淫教暴的文章道德

第 四 卷

说 明

本卷是关于鲁迅、胡适、陈独秀的论文和杂文。

第一部分，是关于鲁迅的，大致依写作时间编次。

第二部分是关于胡适、陈独秀的。

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

—

从 1898 年的维新运动到今天，不过将近五十年，时间是很短的。但今天，我们已能确定地站在光明的一边，和黑暗搏斗。对于那些用自己的生命的燃烧，一点一点地在这黑暗的国度里增加光明的分量的先觉者先驱者，我们不能不献以感激的心。而且，正因为搏斗还在进行，这感激的心就不仅放射出感激，还可以吸进来力量。

可是，有一件事，却又引起我们大的惊异，大的警惕，那些先觉者先驱者，除掉极少数而外，差不多每一个人，都是走不完应走完的路程，中途折回，强迫后来者也跟他后退，而后来者这时也无从容让，只好推倒他，踏过他，而继续前进。为什么先前那样清醒那样勇猛，一变而又那样糊涂那样怯懦呢？

怎样解释呢？这是惊异。难道不论怎样清醒，都不能保证后来不糊涂？不论怎样勇猛，都不能保证后来不怯懦么？就这样宿命似地悲惨么？这是警惕。

二

问题即已产生，解答就不会没有。

那么，就来看看那极少数的曾经坚持到底的，看他们究竟怎样坚持过来的吧。他们之中，最卓越的代表，是鲁迅先生。那么，就来看看鲁迅先生究竟凭着什么坚持过来的吧。

鲁迅先生凭着什么坚持过来的？就凭着他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就凭着他所独创的杂文。

《狂人日记》，不是普通的一篇小说，是新思想与现实的人生要求，在中国的第一次的结合，有机的结合。杂文，不是普通的一种新文体，是从现实人生要求中随处发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锋利的锄头。能在自己的生命燃烧之中，把新思想和现实人生要求化学地结合起来，又从现实人生要求的每一根纤维里提炼出新思想：这就是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坚持战斗到底的缘故。

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严复，这些在他以前的人；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吴虞，这些和他同时上场的人：都是伟大的，都是伟大的新思想的建设者与保卫新思想的战士。然而，他们所建设所保卫的，也就仅仅是“新思想”，这新思想并没有在现实人生要求里生根。只有他，不以“新思想”本身为满足，从在日本筹办《新生》杂志时起，就于大家的冷淡之中，独独深见现实人生要求的启发的重要，而后来，在新文学

运动声中，在别人还只能讨论计划拟议推测的时候，他就首先贡献出实际的成绩，使先前的新思想结出坚实的果实来了。

是的。只是新思想，还不够的，只能等于一阵吹过去的春风。必待地上的花朵应着春风而开放，果实应着春风而长成，人世方才真正到了春的阶段。

但还不够。春风不能不间断地吹，花和果也不能专赖春风的吹煦而生长。往后的护育，就全靠每一分子都可以作为养分的肥沃的春泥了。春泥，是把春风、春雨、春光全吸进自己内部，酿成养分，而变得肥沃起来的。它不放弃任何一丝春风，任何一滴春雨，任何一线春光，但又毫不吝啬地贡献出它所制造的养分。也许春风、春雨、春光都比春泥伟大，但春的花与春的果，究竟还绝对地受护育于春泥，只从春泥那里才取得生命与发展。这春泥，在他就是杂文。

春风一会儿就要息的，春雨一会儿就要停的，春光也一会儿就要暗的，只有春泥，是顽强地坚韧地存在着，直到它自己不存在的时候。所以说，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坚持战斗到底，特别就凭着他所创造的杂文。

三

杂文的意义，是无可估价的。不仅中国的思想史，而且全人类的思想史，都由于杂文的出现，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胜利的阶段。在杂文既已出现之后，如果还用旧的方式做着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工作，那就不仅错误，而且非失败不可了。

这是因为，世界只有一个，而世界的内容就只是人生。任

何新思想，那里面所包含的观念、所追求的理想、所寄托的希望、所进行的追求，无非都是现实人生中的现实要求经过整理归纳与提炼后的形态。它们的性质，就现实生活的要求来说，都是“不得不如此”的；就现实生活的发展来说，又都是“不会不如此”的。

但在先前，一切伟大的思想家，虽然内心深处也正感受这“不得不如此”的现实要求，顺从着这“不会不如此”的发展路径，而建设出他们的思想；但却未能把他们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明白表现出来，只能用思想本身来推断，来论证，使原来是“不得不如此”与“不会不如此”的东西，表现成“应该要如此”的东西了。这“应该”的标准，虽然实际上还是现实人生要求，但表现出来就好像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之中的了。于是，危机就在这里潜伏。

只有鲁迅先生，生在几千年来都是“天理主义”压死了现实人生要求的中国，深知一切现实人生要求的合理，与一切现实人生要求以外的东西的危险性与反动性。因此，处处不离现实人生要求，紧紧依住现实人生要求，把新思想和这个基础结合，进而从这个基础上发展新思想。他的杂文，都取资于现实人生的平凡的事件，向那中间作正面的突进，白刃的搏斗，结果，所发现的道路，都不仅与新思想所指示的符合，而且迫使读者无犹豫地跟上去，决无法不跟上去。

而在他自己，更因为这种搏斗，故能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保持主动的地位，不会被生活推移了而还不自知。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他一生的屹立不倒的巨像。

四

至于那些中途转变的先觉者先驱者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倒下去的过程，或者说，向后转的过程，是很清楚的。而在他们自己，却并不觉得；凡我们所看到的向后转，在他们内心，仍然真诚地自以为直道而行。这是因为，一方面他们未曾进行现实生活中的搏斗，生活已把他们本身暗暗地转了一个方向；另一方面他们原先就只接受了一套思想，里面并未含有真实的迫切的人生要求，修改起来并不引起血肉的痛感的缘故。

例如胡适先生，后来的专事结交显要的作风，是颇为世论所非的。但据他自己的解释，则仍是出于救世的苦心，故即使对于官僚军阀之流，仍不欲轻易放弃希望，云云。这解释，我相信并非饰词。因为，他后来所过的名人学者的生活，根本上已把他推到社会的上层，使他感受不到下层人民的力量，只看到既成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机构，那么希望自然只好寄托在足以发动机构的官僚军阀们的身上了。不然，即使对于好官吏好军人都无所用其希望，又何有于军阀官僚？

例如严复先生，晚年的反民主的议论，更是为世论所非的。但据他自己的解释，则是因为有见于人民知识程度的不够，痛恶于这样的人民在民主中造成的混乱的可怕，故只得主张暂缓实行民主，先把人民教育好了再说，云云。这解释，我也相信并非饰词。因为，他虽然先前主张民主，但只是从思想本身见到“应该要如此”，而“应该”又极容易变成“不应该”，只决定于一个“标准”的转移，不像“不得不如此”那

样绝无通融的余地，所以虽是把先前所热心主张的理论全盘改过，也并没有什么困难的缘故。

如果关于民主的理想是从现实人生要求提炼出来的，情形就大为不同了。现实人生是脱离不了的，现实人生要求是无从违背的，不管过程中要经过怎样混乱，不管正在怎样混乱，我的要求总还是这样要求，不要求就不能生活，那末，对于不管怎样的混乱的可怕都只有忍受，不管怎样的牺牲都只有付出的吧。而且，也能认识到，就由于这种“不得不如此”的要求，就一定有“不会不如此”的发展，那么，也就不会要把人民都教成学者，才实行民主的吧。

思想家所创造出来的未来世界，其实还是现实世界；或者说，是潜伏在现实世界里的现实的未来世界。思想，并不能给现实世界增加什么东西，更不能如柏拉图所说的“理念世界”那样，悬空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上，而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模型。如果一个思想家，对于他的思想中的未来世界采取了这种柏拉图式的看法，他的中途转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因为，他走下去必定要和现实世界相碰，他那思想中的世界又必定与现实世界不合，这样一碰之后，立刻就会对现实屈服的了。只有深入现实深处，从那里面自然可以发现未来世界，而这种未来世界才可以得到实现。

不过，更重要的，还是自己的现实生活。如果能在自己的现实生活里进行毫不怠忽的战斗，从自己的每一个生活节目里发现新思想的灵魂，那么，即使自己平常所抱持的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发展不合，也能随时纠正自己；或者，在发现表面的确不合而实际上却不错的时候，也能坚定自己的信心。反过来，如果抱住了一个思想体系，就自以为得到了一切，在错误的生